

Zhi Dao Qiu Zhen Lu

知道求真录

莫厘峰续集

徐伟荣◎著

古吴轩出版社

Zhi Dao Qiu Zhen Lu

知道求真录

莫厘峰续集

徐伟荣◎著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道求真录:莫厘峰续集 / 徐伟荣著.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733-213-8

I. 知… II. 徐…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926 号

责任编辑:洪 芳

封面设计:木 心

责任校对:徐芙后 俞 正

责任印刷:蒋家宏

责任照排:陆 菁

书 名:知道求真录:莫厘峰续集

著 者:徐伟荣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215006

Http://www.szrbs.net/gwx E-mail:gwxcbs@126.com

电话:0512-65237075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4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213-8

定 价: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自序

时间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加速度的感觉。从而立到不惑仿佛还在眼前，从知天命到耳顺则一眨眼就溜过去了。那种夕照青山的感觉到此时也就显得格外强烈。

年轻时看到那些专家教授著作等身十分敬仰，也曾经悬梁刺股玩命地做学问。总算是天道酬勤，数十年来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小有建树，在学术界理论界也闯下了一点点名头，还出版过几本不算太薄的专著。同时也尝够了眼下出版理论书籍的辛酸，又要自筹经费，又要自寻销路，更要命的是究竟有多少人在当回事看就只有天晓得了。因此，当有朋友建议我将多年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时，只有报以摇头苦笑了。

但5年前出版的那本薄薄的《莫厘峰集》，感受却大不一样。当时只是因为工作变动，把几年里写的一些杂文随笔之类的文字整理出来留个纪念。没有想到会受到许多读者朋友的青睐和欢迎，3000册书只送不卖，不多久便被索要得所剩无几，这不得不让我莫名地感动。于是对原先认为并无多大学术价值的千字文另眼相看了，在工作之余写得也就更勤了些。最近查一下电脑里储存的文稿又有数十篇了，于是就起了出一本《莫厘峰续集》的念头。

《莫厘峰集》中所收的24篇文稿，清一色来自我当时所办的

《苏州经济》卷首语，文体比较统一且篇篇一气呵成并无雕琢之痕。而《续集》中所收的40篇文稿，大多是为《苏州日报》新苏时评专栏和《苏州政协》卷首语所写，也有极少几篇是应朋友约请所写，就难免有点杂而散了。有朋友评价我写此类文章是愈显老辣了，我却深感惭愧。所谓“自病自得知”，《续集》中的文章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刀砍斧削的痕迹随处可见，其主要原因大概是“话语权”不全在自己手中，在送稿之前就自己砍削起来了，这也许就是“老辣”之所在。不过尚有一点聊以自慰，就是里边尽管加进了一些套话，但基本上没有假话。据说是季羨林对家宝总理讲过“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我也算是做到了。套话毕竟不是假话，只要套得恰到好处，并且还能套出一定的真话来，也并不一定会惹人讨厌。

正因为如此，在结集出版之时，我就不再进行砍削了，也算是尊重历史，尊重原作吧。此外，上次结集出版时，我的老领导邬大千和苏简亚同志给我作了序，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反而让我自惭形秽。这次出续集，我就不请人作序了，自己写上几句，是为自序。希望朋友们依然能喜欢我的这本集子。

2008年3月

目 录

自序

美哉,太湖	1
太湖春意图	4
太湖文脉	6
我的太湖情结	8
父亲河,母亲湖	10
“天堂”品牌今何在	12
“天堂”里的人口问题	15
重新认识规划的龙头地位	18
城市建设与大饼油条	20
何去何从小城镇	23
城市定位慎提制造业基地	26
关注生态城市建设	29
马浜现象:城市化遭遇尴尬	33
苏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建设	36
让创新的大旗高扬苏城上空	39
善待“老苏州”	43
换个角度看“失地农民”	46
“侵权”VS“维权”	48
两难选择:效率与公平的博弈	51
考量“以人为本”	54

关注民生莫如平抑物价	57
荣辱观与你我他	60
多一点忧患意识好	63
用爱心构筑和谐社会	66
和谐社会再认识	69
构筑区域发展新优势	72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苏州未来发展	75
辞旧迎新不如革故鼎新	78
问鼎信息时代	81
理直气和谈	84
半个世纪的追求	86
继续高扬团结民主的大旗	89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92
说真话的艺术	95
“瞻前顾后”新说	98
白求恩与吴门医派	101
点击“白相人”	103
读枫桥 看文化	106
真山真水觅真趣	109
无言的歌	113

美哉，太湖

记得学生时代常以莫厘山人自诩，可朋友却还以“乌蒙磅礴走泥丸”，言下之意，东山能算是山吗？待到见识了名山大川，才知此言不虚，但也并没有为莫厘峰而感到自卑。

一曲吴侬软语的《太湖美》，可以唱得你心醉，听得你心碎。可是，太湖究竟因何而美，美在何处，恐怕就见仁见智，很难用一句话说得清。我在太湖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只是乐此不疲，一往情深，却也很少去探究这个问题。

人们都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可我在周游了洞庭湖、鄱阳湖以至美洲的五大湖和欧洲的博登湖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湖以后，归来觉得还是太湖美。这是为什么？

诚然，太湖绝没有五大湖的壮观，人家一个湖就有十几个太湖大，且到处是瀑布，轰轰发发，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太湖也没有博登湖的深邃，人家面积虽小，只有 300 多平方公里，可水深 100 多米，且湖水清冽，让人心旌摇动；太湖的三十六峰七十二岛也实在谈不上高大险峻，只给人一种缓缓起伏的感觉。但就是这山与湖的自然融合，淡淡的，雅雅的，就像一幅水墨画，而且身临其境，人在画中，人与这山、这水就像糅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再也出不来了。这样的美，既是一种外在的美，更是一种内在的美，必须用心灵去感受，用智慧去顿悟，而且，一旦天人感应，就再也挥之不去，永存心底。

然而，我要说的太湖之美还远不止此，与世界上数百个湖泊相比，她最神秘的魅力在于隐含在山山水水之间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尽

管她的身世至今仍然云遮雾盖无从考据,但从三山岛上那猛兽的遗骸可以想象太湖的青春躁动期是何等的狂野粗暴,奇怪的是一旦进入相夫教子的角色,却变得如此恬静安逸温顺贤惠,可能这就是她得以永葆青春魅力的诀窍所在。你看那湖水永远是静静的,柔柔的,似乎总是怕吵醒了身边的孩儿,即使是百年一遇的洪灾,也总是以母亲的博大胸怀予以化解,让自然和人类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再看那太湖周边的土地,永远是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好像总是有着用之不竭的活力,即便偶有起落,也总是很快就掸掉身上的尘土,跟上时代的脉搏,呼啸着与时俱进。

这两幅画面看似存在着强烈的反差,而正是这一反差构成了独具魅力的美感,倘若只有土地的忙碌而无太湖的静谧,则整个世界将变得烦躁不安;反之,太湖也就会成为一团死水。这自古至今的一动一静,就构成了历史,而这历史又是一部优美的乐章,培育并吸引了多少古往今来之人。数不尽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渔樵耕读,到这里来寻花问柳,探幽访古,归隐修行,劳作谋生;同样有数不尽的精英人物从这里走出去创造世界,有运筹帷幄的孙武子,经天纬地的王阁老,鬼斧神工的蒯鲁班,当然还有悬壶济世的医生,泼墨潇洒的画家,走针如飞的绣娘。这些人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太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于是这些财富连同创造这些财富的人也便成了太湖历史的重要部分,成了太湖文化的深厚积淀。这样的内在美再加上外在美的映衬,就成为一种无瑕的美,完整的美,令人流连忘返的美。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样一种完美。这也并不见得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事实就是这样。太多的人眼中看不到完整的太湖,当然也就没有福分领略太湖完整的魅力。不知从何朝代起,太湖以及周边的土地被行政区划大卸几块,这也罢了,随着人为的城乡分割、行政壁垒、画地为牢的盛行,于是就有了苏州的太湖、无锡的太湖、湖州的太湖等等,这也不能说孰是孰非,只是有点无聊且小家子气,但从此太湖就彻底地被宰割了,从此人们的眼中就看不到完整的太湖

了。岂仅如此,就像农家妇的儿女闹分家一样,与其说是为了老娘,还不如说是为了财产的归属争论不休,老人家却被扔在边上不管不顾。天长日久,太湖在呜咽,在流泪,美丽的脸庞憔悴了,善良的心灵破碎了,洁净的躯体被污染了,被蹂躏了,而她的子孙却尚无知觉。我实在不知道,有朝一日,太湖会不会像楼兰古国和巴比伦古国一样,只剩下美丽的传说,而美丽本身却从此不复存在?

呜呼,美哉太湖,悲夫太湖,归去来兮太湖。

太湖春意图

前几年作过一首小诗，首句为“昔有西王母，瑶池酒醉舞翩跹；宝鉴落尘埃，化作太湖留人间”，颇勾人幽思。不想始作俑者居然成了太湖的业余导游。

前不久，我陪同一帮北京朋友进太湖门户木渎，经吴中第一峰穹窿山，过西山大桥直奔石公山。正是暮春时节，雨后初晴，登山远眺如临仙境，太湖美景尽收眼底。北京朋友陶醉了，我尽管已经无数次登临，却依然陪同他们一起陶醉。历史的场景在我们脑海中奔涌，却又在沉思中凝固。如果说，清人徐扬给世人留下了稀世珍宝《姑苏繁华图》，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分明是一幅五彩缤纷的《太湖春意图》。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是数千年农耕时代所特有的生产和生活节律，故而有“一年之计在于春”之说。但时至今日，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工业文明，人类依赖越来越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生活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小。然而，我们依然喜爱春天，这与其说春天还是那么明媚可爱，毋宁说是人类对农耕文明和自然生态的一种深切的依恋之情，抑或是历史文化积淀的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我不无夸耀地告诉友人，这大半辈子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但始终感觉太湖的春天特别美好。南国无严冬，春天就不会显得那么金贵；北国春光乍露就匆匆逝去，人们对春的感受也不会那么强烈。太湖地处北温带与亚热带边缘的震动带地区，再加上老天爷特别厚爱，造就了独特的太湖小气候，使得这里四季分明且雨量充沛，因而春天就显得格外温存格外绵长，早春、仲春、季春、暮春环环相连层次分

明,太湖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也就在春风春雨的催促下逐一舒展开来。耕樵渔读在太湖的春天特别忙碌,采罢春茶养春蚕,忙罢春耕开春捕,一身汗水一路希望;文人墨客在太湖的春天也特别多事,从探春、吟春到惜春、伤春,到处挥洒到处留情。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太湖的春天里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当然,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在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等异常气象的交替影响下,太湖的春天正在渐次缩短,而她那特有的魅力也正随之悄然褪色。

然则,我所谓的《太湖春意图》,绝非囿于自然界的春色,更多的则是对环太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催发出的新一轮勃勃生机的一种感悟。

太湖流域从来是长三角地区的核心腹地,也是神州大地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我们的先人曾经在这里创造了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近代曾经是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摇篮,并一度成为无与争锋的经济文化中心,近 20 多年来更是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令世人瞩目。但与此同时,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凸现,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破坏,传统文化流失,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更有甚者,一度盛行的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把这块风水宝地分割得鸡零狗碎,就像讨厌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一样,使得太湖的生命活力大为逊色。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本是天道轮回,又罔谈春短秋长。来自首都的朋友其实比我见多识广,但无论如何他们也同样真切地感受到了环太湖地区的浓浓春意。在归途中,我们从各地见闻当前现实,海阔天空各抒己见,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对太湖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君不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真谛。令人振奋的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在环太湖地区蔚然成风,追求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致力于经济社会以及区域间的统筹发展,正在消融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的坚冰,并将迎来太湖流域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春天。

太湖文脉

前两年,几家外国公司帮苏州做西部次区域(建成区以西至太湖边)发展的概念规划,为此也惹恼了国内的一些专家,说苏州人钱多,美金多,不信老中信老外。那些老外也确有两下,居然提到了“太湖文脉”的理念,但毕竟是高鼻子蓝眼睛,太湖文脉究竟为何物,到头来也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

脉者,络也。狭义专指人体血管经络;广义指一切连贯的、成系统的事物,如地脉、水脉、史脉、文脉等。中医切脉,地理学家、水利专家乃至史学家勘探考证,无非都是为了探源溯流,融会贯通。文脉其实就是人脉,人是活的,走到哪里文脉就跟到哪里,因而,最难把握的恐怕就是文脉。

当时我忽发奇想,倘若我那 94 岁的老祖母健在,说不定能当一回老外的文学顾问。旧时东山有“翁席刘严”四大姓和“金朱陆叶”四小姓之说,祖母出身东山叶氏,常以此为自豪。据我所知,我家祖上也曾盛极一时,先后出过知县、知府、御史、驸马,还有一位是顾炎武的外甥,曾主持过《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却连四小姓也未能挤进。可见得东山历史上名门望族之多,文化积淀之深厚。祖母不愧是书香门第之后,尽管颠了个解放脚(裹了小脚又放开),一辈子只是个家庭妇女,但天文地理鸡毛蒜皮无所不知,东山的人文掌故滔滔不绝,“文革”中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90 多岁还能戴副老花眼镜看书绣花。祖父的书法早年上海滩上小有名气,可惜英年早逝,留下的一大堆书画在“文革”中付诸一炬,还有什么明瓷、清瓷的也早被“江西人”淘空。我自小跟着祖母生活,白天在山上疯够了,在湖里泡够了,晚间就在披着神秘色彩的老屋里偎依着

祖母听故事，浸润在东山数千年的民间传说之中。可惜当年少不更事，没有认真记下一二，否则眼下很有可能已成了一个文学大家。

俗话说，荃糠搓绳起头难，我说这些无非是想提个头。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底蕴实在是太深厚了，难怪史树青等名家到太湖边上转了一圈便拍案惊呼，上书中央高层领导强烈要求实施有效保护。但究竟保护什么怎么保护，首先得清理出一个头绪来。曾经有人在苏州西部次区域发展规划专家鉴定会上提出，太湖地区应该是非城市化地区，我正好有幸在场因而当即表示拥护，并指出这一区域同时还应该是个非自然保护区，因为在这一区域中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文化，并非画个圈就能保护得起来。文化的本质属性应该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结果，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一个阶段性的连续过程，而文化作为阶段性的结果又并非与经济活动同步而自成一体。太湖文化是太湖先民与自然界由争斗到适应、再争斗到再适应直至和谐统一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是太湖地区灿烂的农耕文明的积淀。而我们目前早已经进入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时代网络文明，这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时代反差。现代的人们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要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保护渐将消失的农耕文明，确实是个历史性的难题。一个基本事实是，要把整个环太湖区域内如此丰富如此密集的文化积淀不加选择地彻底封存起来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于是有人提出进行盘点和清理，但由谁来盘点和怎样盘点又是一个难题。所谓“纲举目张”，梳理并抓住太湖文脉则是事半功倍之举。

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了文章的开头，太湖文脉究竟为何物，老外说不出来，一篇千字文也讲不透彻。不过，就像杨子荣手中有张联络图，又如《红楼梦》里提到的护官符，太湖文脉也并非无迹可寻。前几年有人把苏州的大旅游概念概括为“三古一湖”就是一条线索，不过在表述上搞颠倒了，只要把它顺过来，变成“一湖带三古”，即太湖—古镇—古城—古典园林，以太湖为源头，以太湖流域为半径，再把人的活动轨迹整合进去，就成了太湖文脉的基本框架。

我的太湖情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苏州这个千年古城正在迅速脱胎换骨扩容增量。然而,对其未来发展,是建成“湖滨城市”还是“临江城市”,则所见不一。本来见仁见智不足为怪,但客观走势只有一种选择,作为一座中心城市,总不可能像摊大饼一样铺满太湖与长江之间的所有空间。

前不久,有人在媒体上慷慨陈词,说什么“苏州人正在告别太湖情结,走向长江时代”。此话初一听煞有介事,其实经不起推敲。且不说目前人类已进入海洋时代、宇航时代,也不论苏州人的太湖情结到底有多深,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太湖与长江都是苏州人赖以生存发展并且须臾无法离开的客观存在,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抑湖扬江”,以致误导众生,把实践引入歧途。

我生在莫厘峰下,长在太湖之滨。是至柔至刚的太湖水赐予了我强健的体魄、坚忍的意志以及似水的柔情和智慧。正如那洪湖赤卫队队长韩英,尽管“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但临刑前念念不忘的还是“洪湖水浪打浪”。似乎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情为何物”,殊不知有多少人知晓“情结”何解?夫曰久则生情,情深为之结,是为情结。这是一种感情的凝聚态和积淀物,搁在心中时间愈长就愈是沉甸甸的,而恰恰又愈是弥足珍贵割舍不去,又如何轻言告别?

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即便是己之所欲也未必能强加于人。我自有我的太湖情结,当然不能希望凡是苏州人都有太湖情结。使我感到遗憾的恰恰是当今多数的苏州人非但谈不上太湖情结,连最起码的太湖意识、太湖观念都很淡漠。别的不说,与无锡人比一比,我们就应该感到羞愧。

众所周知,太湖有五分之四的水面在苏州,而长期以来人们却只知道太湖在无锡。我们不能怪无锡人“太湖牌”打得狠,只能怨苏州人太湖意识太淡薄。其实,说太湖在无锡或是在苏州,这本身是错误的表述,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苏州和无锡都在太湖。再说了,岂止是无锡、苏州,常州、湖州还有嘉兴也在太湖。这五个城市都是太湖水孕育而成,相互间打断骨头连着筋,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经济区域,而太湖则是它们共同的母亲湖。但客观上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以及行政壁垒的存在,遮住了人们的视线,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连养育之恩、手足之情都已淡忘,又何谈情结?

好在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人们已经开始反思并逐步认识到这一点。“环太湖城市圈”新理念的提出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兄弟联手,同心协力,保护母亲湖,关爱母亲湖,把母亲湖建设得更加美好,将成为环太湖地区人民的共识。到那个时候,我的太湖情结恐怕就更难解开,更难告别了。

父亲河,母亲湖

拙作《我的太湖情结》发表后,得到不少朋友的谬赞。其实,写些杂文随笔,也谈不上什么高见低见,就像卡拉 OK,只不过是自拉自唱,自娱自乐而已。倒是有人质讯“抑湖扬江”一说,似有必要再多说上几句。

苏州在太湖边,太湖又在长江边,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问题是对苏州而言,太湖、长江孰轻孰重,这就见仁见智,未见得非要舆论一律了。但据笔者愚见,倘若把太湖比作苏州的母亲湖,长江应该就是苏州的父亲河。举凡世人都由父精母血孕育而成,孰轻孰重固不好说,但孰亲孰疏自有天性。尽管我们不至于像母系氏族那样“只知其母不知有父”,古训“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在当今的价值取向似乎也已被人淡忘,但据现代遗传学研究,母亲的遗传因子对后代的影响相对更大,这一点倒是毋庸置疑的。

史前文明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和想象的空间。我们不妨跨越时空的局限,展开想象的翅膀,来考察我们父亲河、母亲湖的身世及其与苏州的微妙联系。

大概还在混沌初开的洪荒时代,早在女娲补天大禹治水之前,长江、黄河便已经横亘神州大地。这是一对孪生兄弟,同出一源,共奔大海,但在自西向东的进程中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黄河选择了黄土高原,一路上裹挟了大量的泥沙,平添了厚重的实力,高歌猛进,以君临天下之势咆哮千里,是以黄河流域自古有帝王将相之气,多慷慨悲歌之士,历来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摇篮。长江则选择了崇山峻岭,于逶迤曲